



宋版寒山詩集簡介

張培之

寒山詩集、又名三隱集，有許多版本，以我所見，以宋版寒山詩集最佳，我認爲確是宋的初刻本，特作介紹如下：我所見此本，乃是按宋初刻本如式復刻的。全書一冊，原書長二十八公分，寬十五公分，書蕊長十九點五公分，寬十三公分。附有豐干詩兩首，拾得詩四十四首，寒山詩三百二十首，詩跋與三隱集題記相符。此刻本有如下特點：

(一) 集中有不少繁體字與近代繁體字不同，可見是根據當時流行的繁體字所刻，書法美觀，鐫刻精工，每面八行，每行十四字，行距一公分半，字體很大，連史紙印刷。從版本與墨色看，疑是明代或清初重刻本，其重刻的底本應爲宋初刻本無疑，其根據見下述。

(二) 開卷有一篇七言長詩，詩每面六行，每行十二字，共四面。長詩起首有長寬各五公分的大圖章，文曰：「帝室圖書之章。」可見此集會藏爲皇家圖書。長詩原文如下：

××何鄉何姓氏，隋季×××傑士，屠龍技癢無所施，東守西征徙萬里，天厭荒淫殺羗君，大地山河移姓李，滿眼清賢登廟堂，書生分合山林死，竭來寒山三十年，不堪回首紅塵市，遨戲千巖萬水間，駕言足躡龜毛履，不飢不采山中薇，渴來只飲山中

水，風飄戛擊惱幽懷，移家屢入深雲裏，貧衣襤縷足風霜，不礙寒潭瑩無滓，時訪豐干看拾公，膜外形骸忘爾汝，擾擾人寰螳慕羶，哂然一笑寒生齒，擬將大筏渡迷津，咳唾烟雲生筆底，銀鈎灑灑落巖阿，至今護守煩山鬼，世無相馬九方臯，但從肥瘦求形似，詩成象口浪雌黃，往往視之爲下俚，近來一二具眼人，頗憐名字遺青史，雲袞霞縷妙語言，謂與騷章無異旨，寥寥千載無人知，偶逢知者惟知此，知與不知，於我乎，何知？此其所以得爲寒山子。

「曩閱東臯寺寒山集缺此一篇，適獲 聖制古文，命工刊梓，以全其璧，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」

但此處未詳年號歲月，無我慧身其人亦待考，據此題記，說明天台東臯寺最初刻寒山集是原缺此篇長詩而是經他補入的，既然有此補，必然又以原版印刷過，也是第一個重印人。

(三) 初刻「寒山詩集」附有宋朱熹，陸游與天台南公禪德，天封明公往來討論此刻本的書帖，所以肯定初刻者爲南公禪德與天封明公。他倆書帖原文如下：

(甲) 朱晦庵與南老帖，(中楷行草，首頁有「慶福院」皇章，此章在後面寒山詩集中迭見，可能慶福院爲南公禪德的

方丈院歟？朱熹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生，宋寧宗慶元六年卒，即公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年在世七十一歲）

五月十三日熹悚息啓上，久不聞動靜，使至特辱惠書，獲審此日住山安隱，爲慰。天台之勝，夙所願游，往歲僅得一過山下，而以方有公事，不能登覽每以爲恨，今又聞故人掛錫其間，想見行住坐臥，不離泉聲山色之中，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。「新詩見寄，筆勢超精，又非往時所見之。」此但稱說之過，不敢當耳。二刻亦佳作也，但攬行奪市，恐不免去故步耳。寒山子詩彼可有本否？如未有，能爲讎校刊刻，令字畫稍大，便於觀覽，亦佳也。寄惠黃精筍乾紫菜多品，尤荷厚意。偶得安樂茶，分去甘餅，並雜碑刻及唐詩三冊，漫附回，便章視之。相望千里，無由會面，臨書馳情，千萬自愛，不宣，熹悚息啓上國清南公禪德方丈。

熹再啓。清衆各宏佳？兒輩附問，黃詣歸三山已久，時得書也。出師表未暇寫，俟寫得轉寄去，未晚也。寒山詩刻成早先寄。有便只時，至臨安趙節推應託其尋便，必無不達，渠黃巖人也

熹再啓

(乙)陸放翁與明老帖(大字草書，陸宋宣和七年乙巳生寧宗三年卒，即公元一一二五至一二一〇年，在世八十六歲)。

「有人兮山徑，雲卷兮霞縷，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，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

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，今亦在集中，妄人竄改附益，至不可讀。放翁書寄天封明公，或以刻之山中也。」

(四)從第三頁起爲寒山子詩集序，作者爲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閩丘胤撰。內容與他本同，但繁體字間有不同。

(五)後有「天台山國清寺三隱集記」，凡六頁，計十二面，原文如下：

「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

豐干禪師，唐正觀初，居天台國清寺，剪髮齊眉，衣布裘，人或問佛理，止答隨時二字，常唱道乘虎出入，衆僧驚畏，無誰語，有寒山子拾得者，亦不知其氏族，時謂風狂子，獨與師相親，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岩，以是得名，拾，因師至赤城道側，聞兒啼聲，問之，云孤棄於此，乃名拾得，携至寺，付庫院後庫僧靈炤，令知食堂香燈，忽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，復於聖僧前呼曰小果，炤告尊宿等，易令厨內滌器，常日齋畢，澄濾殘食菜滓，以筒盛之，寒來即負之而去，寒容貌枯悴，布襦零落，以樺皮爲冠，曳大木屐，時至寺或廊下徐行，或厨內執爨，或混處童牧，或時叫噪，望空慢罵，或云咄哉咄哉，三界輪迴，僧以杖逼逐，即撫掌大笑，一日問師，古鏡不磨，如何照燭，曰，冰壺無影像，猿猴探水月。曰，此是不照燭也。更請，師道曰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什麼。寒拾俱作禮，師謂寒曰，汝與我遊五臺，即我同流，若不與我去，非我同流，曰，我不去，師曰，汝不是我同流，寒問汝去五臺作什麼？曰，我去禮文殊，曰，汝不是我同流，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翁，問莫是文殊否？曰，豈有二文殊，及作禮，忽不見，後回天台而化。寒因象僧炙茄，以茄串打僧背一下，僧回首，寒持串云，是什麼？僧云這風顛漢，寒示傍僧曰，你道這個師僧，費却多少鹽醬，趙州到天台，行見牛迹，寒曰，上座還識牛麼，此是五百漢羅遊山州，曰，既是羅漢，爲什麼作牛去，寒曰，蒼天蒼天，州呵呵大笑，寒曰，笑作什麼？州曰，蒼天蒼天，寒曰，這小斯兒却有大人之作，瀉山來寺受戒，與拾往，松門夾道，作虎吼三聲，爲無對，寒曰，自從靈山一別，迄至於今，還相記麼，爲亦無對，拾拈拄杖曰，老兄喚這箇作什麼，爲又無對，寒曰，休休，不用問它，自從別後，已三生作國王來，總忘却也。拾掃地，寺主問姓個什麼，住在何處？拾置帚，叉手而立，主罔測，寒槌胸曰，蒼天蒼天，拾問汝作什麼？寒曰，豈不見道，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，因作舞笑哭而出，又於莊舍牧牛，歌咏叫天曰，我有一珠，埋在陰中，無人別者，象僧說戒，拾驅牛至，倚問無掌，微笑曰，悠悠哉，聚頭作相，這個如何？僧怒呵云，下人風狂，破我說戒，拾笑曰，無瞋即是

戒，心淨即出家。我性與汝合，一切法無差，驅牛出，乃呼前世僧名，牛即應聲而過，復曰，前生不持戒，人面而畜心，汝今招此咎，怨恨於何人，佛力雖然大，汝辜於佛恩。護伽藍神僧，厨下食，每每爲鳥所耗，拾杖拊之曰，汝食不能護，安能護伽藍乎？神附夢於合寺僧曰，拾得打我，詰且說夢，一一無差，視神像果有所損，驚異牒申郡縣，郡謂賢士遁迹，菩薩應身，號拾得賢士。初，閻丘胤將牧丹丘，頭疾醫莫能愈，遇禪師名豐干，言自天台來謁，使君告之病，師曰，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，若欲除之，應須淨水，索器咒水噴之，立愈，閻丘異之，乞言，示此去安危之兆，師曰，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，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，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。國清寺執爨滌器，寒山拾得是也。閻丘到任三日，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？寒山拾得復是何人？僧道翹對曰，豐干舊址在經藏後，今闕無人矣，寒山拾得尙處僧厨，閻丘入師房，止見虎跡，復問在此作何行業？翹曰，唯事負春供僧，閒則諷咏，入厨尋訪寒拾，見於灶前向火，拊掌大笑，閻丘致拜，二人連聲呵叱執手，復大笑曰，豐干饒舌饒舌，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爲，相携出松門，自此不復入寺。閻丘歸郡，送淨衣香藥到巖，寒高聲喝曰，賊賊，遂入巖石縫中，且曰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，石縫忽合。後有僧採薪南峯，距寺東南二里，遇一梵儀，持錫入巖，挑鑊子骨，曰取拾得舍利，乃知入滅於此，因號巖爲拾得，閻丘俾道翹尋訪遺跡，於林間葉上，得寒所書辭頌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，拾亦有詩數十首，題石壁間云，按舊序，二人呵叱，自執手大笑，閻丘歸郡，遣送衣藥，與夫挑鑊子骨等語。乃知寒山不執閻丘手，閻丘未嘗至寒巖，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，今傳燈所錄誤矣，因筆及此，以俟百世君子。淳熙十六年，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，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。

此記有值得注意的兩個方面；一則指出傳燈錄之誤，二則明確己酉之年即南公禪德天封明公刻此書的年代，按此推算，己酉爲公元一一八九年。

(六)最後有可明一跋，原文如下：

「大士垂迹，不泄密因，語言三昧，發於淵才雅思，大圭不琢，豈追琢者可同日而語，或直道其事，使賢鄙同笑，粗言軟語，咸彰至理，悅耳目，適口體，此其深誠究已，躬明心性，此其格言，緩細披尋，大有好笑，板行其可闕乎，東臯苾芻無隱，得舊本感慨重刊，俾爲繼校，因題其後，一覽知妙，且由此而入，較卅里尤當寶翫，昔屠維赤奮若陬月上澣華山除鱧男可明敬跋。」

稽其年月，屠維太歲在己，赤奮若太歲在丑，陬月即正月，上澣即上旬。即是己丑年正月上旬。雖可明之生卒年不詳，但宋之己丑即公元一二二九年，距南公禪德，天封明公初刻一一八九年的己酉，相距四十年。

(七)原書第七十二頁最後三行，在拾得詩後，有附加一段文字，書法與原書同，可見也是當時原刻，原文如下：

「按三隱詩，山中舊本如此，不復校正，博古君子，兩眼如月，政要觀雪中芭蕉畫耳。」

此題未具名，從題記語氣推測，很可能即是南公禪德，天封明公的說法，是在初刻時乘此頁三行空白而補入的，旨在說明尊重山中舊本之意。由此可以結論此本「宋板寒山詩集」是很有價值的版本。

(八)試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浙江新華書店初版「天台導游」。周榮初先生編，第十四頁，所引善本寒山詩兩首；

三字詩：

「寒山深，稱我心，純白石，弗黃金。」

「勿」誤作弗。弗者不也，不可也。勿者毋也，莫也。禁止之辭也。

山居詩：

「登陟寒山道，寒山路不窮，溪長石磊磊，澗曲草濛濛，苔滑非關雨，松鳴不假風，誰能超此慮，共坐白雲中。」